

散文卷

SANWEN
JUAN

主编 毛树林 李世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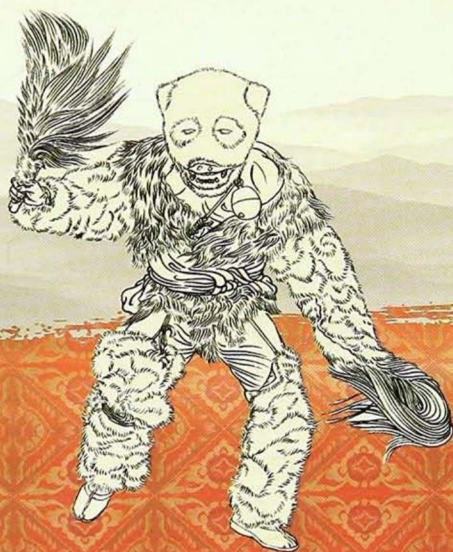
副主编 张金生 邱雷生 焦红原 王世雄

中国白马人文化书系

总主编 任跃章

副总主编 古元章 张金生 邱雷生

ZHONGGUO
BAIMAREN
WENHUA SHUXI



甘肃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白马人文化书系. 散文卷 / 任跃章总主编; 毛树林, 李世仁主编. --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15. 12

ISBN 978-7-226-04901-3

I. ①中… II. ①任… ②毛… ③李… III. ①藏族—民族文化—中国②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K281.4 ②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311592 号

出 版 人: 吉西平

责任编辑: 肖林霞

美术编辑: 马吉庆

中国白马人文化书系·散文卷

任跃章 总主编 毛树林 李世仁 主编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30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

兰州大众彩印包装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10 毫米×1020 毫米 1/16 印张 27.75 插页 4 字数 425 千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 400

ISBN 978-7-226-04901-3 定价: 80.00 元

总 序

当今白马人聚居的甘肃省文县和四川省平武、九寨沟县，地处甘川交界地带，地理位置独特，地形地貌复杂，气候温润宜人。早在 7000 年前就有人类在此繁衍生息。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多元文化兼容并蓄、薪火相传，绘织成了一幅特色鲜明、异彩纷呈的文化长卷。白马民俗文化便是这幅长卷中的一朵奇葩。白马人是白马氏后裔，当代学术界称白马藏族，约 2 万人，被人类学家称为东亚大陆上最为古老的部族。他们独特的信仰、语言、服饰、歌曲、舞蹈和生产生活习俗历经千年而血脉延续，他们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饱经沧桑而保存至今。文县傩舞“池哥昼”被国务院列入国家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充名录。文县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白马人民俗），被中国民间艺术家协会命名为“中国白马民俗文化之乡”；文县铁楼藏族乡入贡山、草河坝、石门沟村案板地被住建部、文化部、财政部命名为“中国传统村落”，麦贡山村被国家民委命名为首批“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同时，平武县的“跳曹盖”和九寨沟县的“尕舞”、“南坪小调”、“熊猫

舞”等都已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白马文化在中国传统民俗文化中独树一帜、独具魅力，是我们传承弘扬民俗文化的奇异瑰宝。

白马氏人为中华文明作出过重要贡献，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先后建立了前秦、后凉及仇池国、武都国、武兴国、阴平国等地方政权。虽然白马人在新中国成立时被登记为藏族，但许多方面都有别于藏族。白马人坚守着以自然崇拜为基础、以祖先崇拜为中心的多神信仰习俗。白马人能歌善舞，他们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舞，“池哥昼”以原始古朴、粗犷、豪放著称于世。白马人的服饰绚丽奇特，文化符号丰厚，从头饰到发饰、胸饰、衣饰、腰饰直至脚饰，构成了完整和谐的统一体，风格独特、赏心悦目，在我国民族文化中独具特色。白马人的婚俗世代相袭，不与外族通婚的族规，保留了白马人纯正的血脉。白马人没有文字，却有自己独特的民族语言，口耳相传，千年不绝。在古老神奇的土地上，粗犷强悍的白马人，跳着热情豪放的火圈舞，品着醇香四溢的咂杆酒，唱着酣畅抒情的敬酒歌，描绘出一幅瑰丽多彩的民族民俗风情画卷。

千年风雨，千年乡愁，白马河、夺补河依然静静地流淌着。但是随着现代文明进入白马山寨，白马人走出大山走向全国，一些白马民俗文化正在被人们遗弃和淡忘，甚至消失。抢救、保护、传承这一原始古朴的民族文化和独具特色的风俗，成为文化繁荣发展的重中之重，也成为历史赋予社会各界的神圣职责。

陇南市政协自成立以来，认真贯彻落实陇南市委、市政府关于文化建设的总体部署，自觉把保护传承白马人民俗文化作为存史资政工作的重要任务，充分利用联系广泛、人才汇聚的优势，在市直有关部门和文县、平武县、九寨沟县的支持配合下，对白马民俗文化的整理研究、保护利用倾注了大量心血，做了许多艰苦细致而卓有成效的工作。先后编辑出版了一系列白马民俗文化的书籍，在学术界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在促进文化繁荣发展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2014年以来，陇南市政协把白马民俗文化研究整理列入常委会年度工作要点，确定专门人员，一方面着眼于白马民族语言的抢救挖掘，广泛采集白马人语言资料，开展《白马汉大词典》

编辑工作；另一方面，更进一步深入、系统、全面地挖掘整理白马人民俗文化资料，又编辑了《中国白马人文化书系》，分为《信仰卷（上下册）》《非物质文化遗产卷》《论文卷》《服饰卷》《舞蹈卷》《歌曲卷》《杂歌卷》《故事卷》《散文卷》。

当前，铺天盖地的西方文化以及传播迅速的现代文明，深刻地影响着民族民俗文化的延续与生存。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加强对民族民俗文化的研究、保护和传承，是历史赋予我们的神圣责任。编辑出版《中国白马人文化书系》，全面系统地保存民族民俗文化资料，为更多的专家学者在更高层次上的深入研究提供翔实可靠的基础资料，以促进文化的繁荣发展，是我们为此做出的一点努力。

我们希望，《中国白马人文化书系》的出版发行，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能有更多的专家学者投入到白马民俗文化的挖掘、研究和保护工作中来，有更多更好的成果问世。

编者

2015年8月

目 录 Contents

- 001 走近白马人 / 李世仁
- 022 东亚最古老的部族：由白马人揭开的
一个惊天秘密 / 陈 霖
- 026 探访白马人秘境 / 孔晓宁
- 030 探寻神秘的“白马人” / 沉积带
- 041 寻梦白马河 / 李世仁
- 058 氐人后裔 / 刘启舒
- 071 大山深处的白马人 / 杨德禄
- 080 在白马山寨听歌看舞 / 龙青山
- 087 火把舞动白马寨 / 李世仁
- 090 白马纪行 / 焦红原
- 136 白马风情掠影 / 王新瑛
- 143 遥寄白马爷河 / 刘醒初
- 147 情寄白马河 / 邱雷生
- 151 真情如歌 / 曾森
- 154 白羽毛飘出寨楼外 / 刘启舒

- 159 山那边是白马人 / 王有库
- 163 醉在白马山寨 / 王新瑛
- 165 白马山寨行 / 唐虹
- 188 我的家乡白马山寨 / 余恩波
- 190 白马山寨的火把之夜 / 曹锐
- 192 白马河 / 李世仁
- 196 太阳照在薛堡寨 / 刘启舒
- 201 沸腾的群山 / 李世仁
- 204 活化石 / 李世仁
- 210 我的手指抚过岷山之巅 / 李瑞春
- 215 白马红海 / 刘启舒
- 217 红海子 / 余石东
- 220 白马河畔达嘎寨 / 刘启舒
- 223 白马姑娘耿萨 / 刘启舒
- 229 阿妈 / 余石东
- 234 白马人的“酒” / 余石东
- 237 “勒贝”的传承 / 余林机
- 245 白马人搬神 / 余林机
- 248 我与一家日本人的一次交往 / 余流源
- 250 白马人 / 陈霖
- 260 尼苏的眼泪 / 阿贝尔
- 282 白马采风散记 / 何晓兵
- 289 人事，神事 / 阿贝尔
- 299 舞动大年的面具
- 四川平武白马人新年雉舞纪实 / 焦虎三
- 309 白马土司
- 一个延续了 755 年的中国传奇 / 陈霖
- 314 采花节:白马藏族人的端午节 / 佚名

附录

- 316 氐人 / 陈启生
- 318 武都风和寺傩面具舞 / 张金生 毛树林 尹玉会
唐继有 文 毛树林 尹玉会 摄影
- 328 康县——氐人的祖籍 / 龙青山
- 338 传神——古代氐人的民间舞蹈 / 张忠
- 340 陇南市政协抢救保护白马民俗文化侧记 / 田 佐
- 351 邱雷生的白马文化情结 / 张金生 焦红原 曾森
- 357 陇南白马民俗文化调查研究活动纪事（续）
- 428 本卷编后
- 430 总编后记

走近白马人

李世仁

—

初夏，我和一位摄影师，一位白马文化研究学者躺在摩天岭山巅一块绿茵茵的草坪上。大自然无私地把暖融融的阳光投向我们，热烈地亲吻着潮红的面颊，和风轻拂肌肤，天空湛蓝如洗，一派宁静，只有作为两省三县交界的三棵大松树，在悠悠地摆动着。红白黄紫各色杜鹃竞相开放，铺天盖地，壮观无比，难怪人们把这里誉为杜鹃山。纯净的空气，扑鼻的馨香，千山万壑中透出的浩然之气和大地上蒸腾的灵性，紧紧地把我拥入怀中。此时此刻，超脱感、幸福感占据了整个心灵。

叮当铃响传入耳际，举头仰望，从林间山道上走来一队身穿五彩长袍、头戴白鸡尾毡帽的人群。心里一阵惊喜，哟，这不就是白马人嘛。盛装下的白马人，更显得古朴动人，两位女性尤为夺目。出于礼貌，忙起身招呼他们坐下休息。攀谈中才知是文县白马峪人，要去平武王坝楚提亲。他们说，山前山后世代都是亲戚，有些人家的祖先就是从文县迁过去的。

这是一个谜一般的民族，一个历经沧桑从远古走来的民族。

摩天岭——涪江和白水江的分水岭。

黄土梁——文县与平武县的界山。

岭南的丛林里由西流出一条小河——白马河。

岭北的深山中朝东淌出一条小河——白马峪河。

两条同名的河，同样装束的人，两者之间有何渊源？于是便有了索引钩沉、爬梳剔抉，走近这个神秘民族的愿望。

感谢千里岷山的博大胸怀，感谢摩天岭茂密的原始森林，大山高矗阻隔了历史，才有今天的古音余韵。被历史湮没了一千多年后的1964年，在国庆十五周年的北京，四川省平武县的女代表尼苏，受到毛主席接见，毛主席问她是哪个民族，她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别人代答：“四川白马藏族？”大型彩色纪录片《光辉的节日》里有她的两个特写镜头。喜讯传遍尼苏故乡，欢欣鼓舞之余，尼苏的乡亲们狐疑地问自己：“我们是什么民族？”于是发现自己与相邻的虎牙、色尔藏族行为打扮各异，民俗民风迥然不同，无姻亲关系，形同陌路。相反和文县白马河、南坪下塘白马人亲如一家，祖上姻亲绵绵于今。

十四世达赖喇嘛1954年从成都路过，西南民族学院的藏族学生闻讯，前去朝拜，而平武的白马青年学员则无动于衷。这一个个问号，唤醒了历史学家和民族学家，学者们开始翻阅史籍、实地调查，寻找古与今、远与近被时间与空间埋没的桥墩和散落的桥板，意在重新架起连接远古与现代之间的桥梁。

二

站在时间走廊的这一端，遥望久远，只有史书、志书，在这些黄绢册页上，赫然写道：川北、陇南，曾是古代氏族的家园。虽然甲骨文中已有氐字，但还不是族称。在殷代和西周时氐尚未从羌中分化出来，到了春秋战国，才开始以氐羌并提。最早简要而确切地记载白马氏的是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列传》：

“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

冉駹，古部族名，秦汉时为汶山郡，在今四川省茂县一带。汉书上说（县）“有蛮夷曰道”。同样在道以上设“属国都尉”，所以那时在这里设了刚

氐道、甸氐道、湍氐道及氏道。刚氐、甸氐两道属广汉属国都尉，湍氐道、属蜀郡、氏道，属陇西郡。刚氐道，在涪江流域，包括今平武、江油、青川县；甸氐道在白龙江支流白水江流域的文县以西；湍氐道在岷江上游，松潘西北；氏道，属武都郡，在西汉水上游的甘肃成县东北，天水西南。按唐代杜佑《通典》所言，自茂州的东北面，也就是松潘的部分地区，均为冉駹以东北，氏族的活动中心是武都郡，东面为兴州，汉时为武都郡，南境是龙州，晋以及宋齐时隶阴平郡，后魏设江油郡，西魏置龙州（今平武）西境是文州，史载“阴平郡文州，古氐羌之境，汉开西南夷，置阴平道”，北境是凤州，即陕西略阳一带。后来，氐人在2世纪上半叶数次被迫迁往扶风、美阳、天水、南安、京兆、汉阳郡、广都、始平等地。

汉武帝以前居住在岷陇以南的氐人有十多个部落集团。

回望历史烟尘，耳畔不时响起金戈铁马，杀声阵阵……

公元前111年，雄心勃勃的汉武帝把开疆拓土的矛头指向西南，在陇南山区置武都郡。氐人受到排挤，激起不满，公元前108年氐人奋起反抗，朝廷出兵征讨，强大的官军镇压了氐人的反抗。朝廷将一部分氐人分徙酒泉郡。在岷江上游、涪江上游，白龙江白水江流域及嘉陵江上游居住的白马部落以武都、阴平为中心，《北史》上说，这里氐人的种类繁多，或叫白氐，或叫故氐。

从汉武帝元鼎六年起到十六国时氐人被多次逼迫迁往陕西关中、甘肃天水 and 河北临漳、山西太原、永济、河南洛阳、甘肃临夏等地。氏族的分布范围也随之扩大，前秦苻氏、后凉吕氏的祖先都是略阳氐人，最早仍然是从武都迁徙过去的。迁徙，一个多么简单的字眼，却蕴涵了数以万计的氐族人背井离乡的困苦与艰辛。现在已无从知道当时有多少人亡妻别子，有多少人遗父抛兄。

三

政局板荡，时代气运消长与氐族兴衰息息相关。很早以前，北方游牧民

族就带着他们的强悍，盯上了中原沃土，不断内迁，群雄竞霸，争相入主中原，氏人也算其中一员。氏族的强盛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晋惠王之妃贾南风一手导演的“八王之乱”给氏人的发达创造了良机。从那时起氏人日渐辉煌，这也是让他们深感骄傲的时期。想不到就是这些被统治者看做是不安定因素，多次被流离转徙的氏人，秣马厉兵杀出一条血路，次第登上了历史舞台。自汉以降，甘肃南部的氏族，已经逐步强大，形成了武都郡、仇池氏（百顷氏）和天水郡的略阳氏（兴国氏）两个中心。时势造英雄，在汹涌澎湃的浪潮中，大浪淘沙，氏人中崛起了一些叱咤风云的人物。相继在中国北部建立了前秦、后凉、成汉以及仇池五国，让史家可圈可点。最早形成气候的是仇池杨氏。《宋书·氏胡传》记载，略阳清水氏杨氏，秦汉以来就是陇右的豪门大族。汉献帝建安中，杨腾为部落首领，杨腾的儿子杨驹骁勇有谋略，是他率领族人迁往仇池作为根据地的。

清人汪士铎《水经注图·漾羌桓三水图一》载《三秦记》：“仇池山在仓、洛二谷之间，常为水所冲激，故下石而上土，形似覆壶。《仇池记》曰：仇池百顷，周回九千四十步，天形四方，壁立千仞，自然楼橹却敌，分置调均，竦立数丈，有逾人力，东西二门，盘道下至上，凡有七里，上则岗阜低昂，泉流交灌，煮土成盐。铎按：此即《诗》所云：至于芄野也。”

富庶的仇池、险峻的仇池，成就了杨氏。

杨驹迁仇池后，发展农业，广纳贤士，逐渐强盛起来，到其孙杨千万时，魏拜为百顷氏王。真正强大是在杨茂搜时。在杨千万之后有一个叫杨飞龙的人，曾经回到略阳，他没有儿子，收外甥令狐茂搜为子。由于另一支氏人首领齐万年为乱，茂搜带着部落四千余家，于公元296年返回仇池。此时晋室分裂，诸王作乱，匈奴、卢水胡、雍、秦二州氏羌反晋，不久进入五胡十六国，可谓天下大乱。在这个背景下仇池国建立。杨茂搜，自号辅国将军，群推为王，很快关中饱受流离之苦的人民聚拢于周围。他采取来者欢迎，去者送其路费的办法，赢得了氏人信任。有了天时、地利、人和，杨氏就把大展宏图的计划付诸实施。占领了凤州、武州、成州、兴州、文州。仇池虽未被正史列专章记载，但这个半独立政权前后维系了近四百年之久，期间虽有短

暂的降北投南、一度覆灭，而始终保持了相对独立，它的立国年限是氐人政权中最长的。

一个政权的倾覆，与其苛刻的政治压榨有关；一个政权的诞生与大多数人民的拥护有着最直接的关系。居住在秦岭以南汉中的巴氏李特兄弟，曹魏时期与其他氐民一起被迁到秦岭西部的略阳一带。公元 289 年，葱郁的秦岭山地，赤地千里，一片干枯，几乎成了死亡之山。关中连年大旱，人民被迫反抗，统治者镇压，略阳、天水等郡的氐民因兵燹之灾和饥荒大规模逃入四川。李特兄弟遂成领袖。西晋地方官强令氐族流民回北方，难民不愿返回，官逼民反，李特便带领流民占据广汉，公元 303 年攻克成都，建立成汉政权，后来扩展至整个益州。

十六国时氐族与其他民族杂处的地域空前广大。公元三至四世纪，中国历史上发生的三大政治事件中，其一是氐人齐万年起义，其二是苻氏建立前秦，其三便是吕氏称帝。350 年略阳临渭（今甘肃秦安）氐帅蒲洪称三秦王，改姓苻，不久被赵将麻秋毒死，其子苻健秉承父业，占据长安，称王，第二年称帝，为前秦。苻健子苻生生性残暴继位后，动辄杀人，弟苻坚只用几百人进宫就杀死了这个暴君。苻坚取得政权后，扫前燕、占汉中、取成都，继而灭了拓跋氏代及前凉，平西域、荡仇池，一度统一了中国北部，实现了北方短暂的统一，其疆域是氐人政权中最大的。公元 383 年 8 月，苻坚不顾众将反对，率百万大军攻晋，东晋大将谢玄仅以八万兵拒秦，结果淝水一仗苻氏惨败。“淝水之战”成为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典范。公元 385 年苻坚被部将羌人姚萇所杀，前秦瓦解。

平定西域三十余国的前秦大将吕光归凉州闻秦亡，于是自称天王，建立后凉。值得一提的是，吕光从龟兹国带回鸠摩罗什，后秦君主姚兴将鸠摩罗什迎入长安，创立意译派，对中国佛教文化贡献巨大。这不能不说是氐人对中华文明的一大贡献。

杨茂搜之子杨难敌以后，仇池氐内部相互攻杀，到杨定时（386 年前后），又兴旺起来，史称后仇池。仇池的中兴，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杨氏内讧中杨佛奴与其弟佛狗，逃到关中投靠苻坚，苻坚把女儿嫁给佛奴的儿子

杨定。苻坚死后，杨定回陇右徙治历城，离仇池 120 里，自号仇池公，称臣于晋，晋把天水郡的西县和武都郡的上禄县割让给他，设仇池郡。唐杜佑《通典》中说杨定拥有“今天水、陇西、同谷、武都、阴平郡地”。

394 年杨定战死，侄儿杨盛袭位。425 年杨盛战死，长子杨玄称武都王，杨玄死后他的兄弟，杨难当废玄子保宗，号武都王，袭梁州占汉中，元嘉十三年（436）杨难当自立为大秦王，年号“义建”，这是史籍中唯一见到的氐人年号。杨难当雄心勃勃，势力范围曾到今广元、绵阳，宋派龙骧将军裴方明征讨，一度占有仇池，杨难当奔魏，死在那里。仇池被北魏占有，亡国于公元 443 年。

杨氏氐人活动中心南移于武兴（略阳）。在杨难当投奔拓跋魏后，杨玄的儿子，也就是杨保宗的弟弟杨文德为仇池公。元嘉二十四年（447）文德于葭芦建立武都国，477 年被魏所灭。传三主共三十年。

正当这时，杨保宗之子杨元和继杨氏正统，治白水（今昭化西），杨元和年少难以支撑复杂多变的大局，保宗之弟杨僧嗣自立，还戍葭芦。杨僧嗣死后，从弟杨文度自立武兴王，文度以其弟文弘为白水太守屯武兴。宋升明二年（478），杨文弘建立武兴国，其疆土东连秦岭，西接宕昌，南到汉中，北连岐州抵达长安，人口有十万余户。

武兴国延续的时间不长。杨文弘死后，杨集始为武都王。集始死后，子杨绍先袭位。南朝梁武帝天监五年（506）被魏将傅竖眼所灭，自此杨氏衰落。公元 553 年，武兴国亡于西魏。两次亡国，传四主共八十一年。

我所在的摩天岭南北，是古阴平郡管辖的阴平道和刚氐道界地，是白马氐族聚居地。阴平曾被杨茂搜占领过外，魏晋时的仇池杨氏势力没有到过这里，可以这样说：阴平、平武的氐人保持着独立状态。当时阴平一带的氐人首领是杨高。

公元 450 年，宋文帝刘义隆以氐人杨文德为辅国将军，率军自汉中西入，声震陇汧一带。氐人杨高率阴平、平武氐民，据广鲁桥，抗拒文德。文德水陆俱攻，大破杨高。士兵溃散，杨高败走。文德追至黎邛岭，杨高单身投羌，被仇阿弱家杀死。阴平、平武为杨文德占有。

在平武，梁末时已有氐人自己的首领，叫李文智。在此之前由杨杰和李龙迁统治。李姓、杨姓是那里的豪族，这里晋时归阴平郡管辖，后魏平蜀，置龙州，隋初废郡，改平武为江油县，以石门为氐界。

阴平国作为独立和半独立政权是在南朝。公元477年，仇池氐人杨难当族弟杨广香，由北魏赐封为阴平公、葭芦戍主。其领地为原阴平郡，即今天的文县、平武、青川等地。后来又扩展到广元一带。起初治所设于葭芦，接着是阴平，后移治沙州，即今天的四川省青川县的白水。公元551年，阴平国主杨法琛据剑阁与梁军对抗，剑阁失守，退平武，以石门天险拒梁军。

公元580年，在阴雨连绵的八月，周益州总管王谦在蜀中起兵，反对北周权相杨坚，杨法琛的儿子杨永安鼓动广元、武都、文县、平武等地的氐民呼应，杨坚遣达奚长儒率兵剿伐，从四面八方聚来未经战争锻炼的氐人与训练有素的队伍抗衡，最终北周军队大败王谦及氐民，阴平国在怒号的秋风中亡国。传八主共一百零二年。

随着隋朝建立，在历史舞台上热闹一时的氐人自此在史书上消失了，从台前隐于幕后。事实上氐人没有在一瞬间消失，也不可能会突然消亡，由诸多因素编织了一道又一道既复杂又简单的蛛网，造成了一桩扑朔迷离的悬案让人们去破译、去诠释。

从秦汉至隋，氐人由弱变强，由强而弱，一直活跃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尽管这些地区有羌族势力存在，如宕昌羌、邓至羌，而氐人占统治地位也是不争的事实。

氐民族从十六国时起，于黄河流域建立政权，散居在黄河流域境内的本族人，很自然地便集合在本民族政权之下，进入中原为统治民族，政权崩溃后，成了受歧视的对象，经过长期战乱，汉民族取得政权，自然会对其他民族，或统治过它的民族实施报复性的政策，比如强迫迁移，分散其聚居群落，减弱反抗合力，促使其与其他民族的同化、融合等，匈奴、羌、乌桓、鲜卑和身在中原的氐族都是这样。处在边远山区，像四川盆地边缘地域，历来都是朝廷鞭长莫及的地区，周边州府三不管，无疑氐族仍然生活在那里，虽说唐以后史料记载氐人活动少了，却并非氐族消失了。

四

吐蕃东进，把本来就如蜩如蟪的氐人挤入摩天岭群山中，于是，历史沉默了，氐族变了脸谱，无奈地戴上了面具。公元7世纪初，吐蕃强大起来，松赞干布继位后凭借酥油马奶酿就的高原雄风，挥鞭催马统一了西羌各部落，将“羌”、“吐谷浑”、“氐”等不同种族部落收归麾下，在政治、军事压力之下，逐渐同化，形成藏族，继而执戟东进，与唐王朝在中亚及新疆、甘肃、陕西、四川、云南等地展开了长达二百年之久的争夺战。处于汉藏走廊地带的陇南、川北一带的氐人，既受战争之苦也无时不在面临民族存亡的危机。

唐贞观以后，先是羌，后是吐蕃几次进攻松州（湍氐道），公元763年松州没于吐蕃。

位于文县西白水江上游的甸氐道，除白马氐人之外还居住着白水羌（邓至羌）。

甸氐县晋时已废，没于羌族，其地曾为吐谷浑占据。西魏收复后，于此设邓州及邓宁郡，隋初改扶州，又改同昌郡，到唐上元元年（760）陷于吐蕃，大中二年（848）收复，时间长达88年。

武都和仇池是杨氏势力最大的两个地方，在唐代分别属于武州和成州。武都于大历（766—799）年间被吐蕃占领，咸通（860—873）时期才得以收复，时间长达百年左右；成州于宝应元年（762）被吐蕃占领，到公元866年方才收回，已超过百年。

在被吐蕃攻陷的地域中，史书唯独没有提及古阴平道和刚氐道被吐蕃占领。

《新唐书·吐蕃传》说，文州，吐蕃曾掠及，而未长期占领。大历“十三年，虜大酋马重英以四万骑寇灵州，塞汉、御史、尚书三渠以扰屯田，为朔方留后常谦光所逐，重英残盐、庆而去。乃合南诏众二十万攻茂州，掠扶、文，遂侵黎、雅。”

《旧唐书·吐蕃传》也说十四年，“十月，吐蕃率南蛮众二十万来寇：一

入茂州，过汶川及灌口；一入扶、文，过方维、白坝；一自黎、雅，过邛崃关，连陷郡邑。”

掠扶、文，遂侵黎、雅。入扶、文，过方维（青川乔庄）、白坝（青川永红），其意甚明。显然中间没有长时间停留。《通鉴》和《方輿胜览》均没有提到文州被吐蕃长期占有的话，只可看出，（文州）唐吐蕃之难，于高地，号曰文台。唐人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却清楚地记载着“大历十四年，西戎犯边，刺史拔城南走。建中三年，以旧城在平地，窄小难守，遂移于故城东四里高原上，即今天州理是也”的话。《新唐书·地理志》在松州、扶州、武州、成州下都注有没于吐蕃的年代，这些地方的民族大混合的发生也就成了必然，唯文州和龙州下没有注文。足见文州，只是一掠而过，平武大部没有波及，也不可能与他族融合。

氏人居住的大部分地区归吐蕃所有后，仅剩摩天岭山前山后的文县、平武的崇山峻岭中的氏人，躲过了亡族之劫。史书上也没有关于这一带民族迁徙的记录。此地正好是古阴平道、甸氏道、刚氏道三道的接合部，又是作为古道路的阴平正道和阴平支道上，唐宋以来虽未出现氏族之称谓，方志中却出现了阶州番、文州番。这是因为改朝换代后，氏人迫于政治威慑和军事镇压，一蹶不振，不足为患，外无展臂伸足之力，内失一呼百应之威。《阶州直隶州续志》上说到的唃末人：“自恐热之乱，唃末无所统，共相啸聚，每合数千人，以唃末自号。唃末吐蕃奴部也。虏法：出师必发豪室，皆以奴从。平居，散处耕收，亦曰浑末。在其阶、文者，皆与氏羌杂处，自分部族。中朝人总以西番名之，不复别其汉种唐种也。五代时，衰弱不能为患。至宋熙宁七年（1073），武都夷内附。凡内附者为熟户，今谓土户者是，与齐民无异。”这里所说的吐蕃奴部唃末人的同化过程，也明确说到氏人的存在。又如《续资治通鉴》宋庆历三年（1043）记：在甘肃庄浪南水洛镇一带，尚有“杂氏十余落，无所役属。”

既然吐蕃没有长期统治过文州，唐以后把氏人称文州番，阶州番、白马番等就不足为怪了。

《阶州直隶州续志·番夷》将唐以后阶、文一带居住的氏人以外的番部称